

冯白平作品集
小说卷

碧水红梅

样香

冯白平 著

冯白平作品集·小说卷

碧水红梅

样香

冯白平◎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白平作品集. 小说卷. 碧水红梅别样香/冯白平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430-5163-8

I. ①冯… II. ①冯…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7507 号

著 者:冯白平

责任编辑:王冠含 曹汝珉 刘 洪 王圆圆

封面设计:朱小毛 曹秋月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新新彩印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6 字 数:260 千字 插 页:1

版 次: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 元(共 2 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诗	1
第1章 红梅初绽凝香雪	2
第2章 钟情力挽江南客	12
第3章 平湖漠漠抒怀绪	24
第4章 哀愁又惹风情恶	37
第5章 一剑了情情未了	49
第6章 兰舟催发夜无寐	61
第7章 小城碌碌风烟里	75
第8章 狂飙席卷周庄镇	88
第9章 旌旗摇动荒湖畔	106
第10章 男儿意气溢围城	118
第11章 风流慷慨斗湖匪	131
第12章 激荡风云清水堂	147
第13章 荒湖潏潏任悲欢	160

第 14 章	两地风华惊事变	175
第 15 章	劫余犹自气如虎	189
第 16 章	征途漫漫秋声咽	201
第 17 章	残云荡尽袭城关	216
第 18 章	盘马弯弓箭欲发	232
第 19 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	246
第 20 章	萧萧风雨壮行色	259
第 21 章	回师豪气猎清秋	273
第 22 章	沉沉夜色撩芳心	287
第 23 章	依依梦断荒湖恋	298
代 跋	红色间谍之歌	310
后 记		312

引 诗

碧野寒梅蕊沾霜，
七星利剑亮鸳鸯。
家仇报得湖匪灭，
国难毋忘司令当。
千种风情痴女恨，
百般委曲秀男刚。
旌旗远去怨思了，
犹落人间一瓣香。

第1章 红梅初绽凝香雪

荒湖女匪陈艳梅司令在鸣枪赶走小老大荣义信、枪杀卫兵王阿三后，忆起中秋节往事，心底涌起莫名的惆怅和悲哀，一股寒流从脚跟升起直窜脑门，禁不住浑身战栗，泪流满面。

中秋节是个欢乐的节日，陈艳梅家却因当局追捕她的父亲问罪，一个爽朗柔媚的月明之夜，她家却空寂落寞得十分惨淡。天空碧蓝如海，蓝得深沉而伤感。她家的后花园里阒寂无声，像座凄凉空荡的坟场。月亮从柳梢探出冰冷的脸，向莹莹子立于草坪上的艳梅倾泻清寒。她激凛凛打了个寒噤，抚拢一下被晚风吹乱的卷发，束紧系在淡青哗叽紧身衣上的银红绦腰带，提了提淡青哗叽灯笼裤，走到草坪中央取起一对七星鸳鸯宝剑，面对皎皎明月，凝神肃立，举剑待击。她年方二十，风华正茂，身材修长略显清癯，椭圆脸上原本满溢甜甜笑意的两个酒窝如今却浮泛着伤感和悲凉。“看剑！”她睁圆黑白分明、凶光毕露的大眼，一声恫喝，一个箭步前蹿开剑，手中的双剑伸提抽撩劈击刺，犹如两条出洞青蛇旋腾狂舞，搅破秋夜的寂静。剑面上七颗天成的银星在月光辉映下灼灼刺眼。她身与剑合，剑共神飞，来似清风，去若行云。一套南路剑法舞毕，已是汗水涔涔，气喘吁吁。她好久没有舞剑练功了。她的父亲陈俊杰是水城县安清帮（青帮）清水堂堂主，谙熟武术，早年教她

练习剑术。她小学毕业 12 岁时患慢性肾炎,不得不停止练剑,一病六年未握剑柄。病愈后,闲来无事,在帮会哥儿们的怂恿下时而露两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已达不到过去那种轻松自如的地步,难怪今晚舞剑底气明显不足。

月到中天,她满身风露,一股哀愁又袭上心头,她将双剑插入剑鞘,向花园北头的一座两层红砖小洋楼走去。这座小楼原是她大姐陈芙蓉的住处。芙蓉于四天前出走之后,她就住进了这座小楼。

芙蓉是陈俊杰前妻所生,上海浦江大学文学院毕业生。她在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日寇破坏,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于 1940 年 7 月偕同本城的同班同学、男友曹翥返回水城。她加入了隐蔽在她家米厂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现任水城城区工委委员。为配合黄桥决战,在工委的领导下,她参加了破坏国民党水城当局征集民间火轮充作军用的斗争。他们带领一批进步工人并争取到大部分火轮业主的配合,破坏掉约二十艘民间火轮。事成之后,这批党员和进步工人连夜撤至北乡,偷袭了官庄乡乡自卫队,伏击了搜剿部队的一个步兵班,组成一支武工队,奔向黄桥。第二天,驻节水城的江苏省省政府查明了事实真相,省主席韩德勤勃然大怒,当即派出炮艇两艘和一个步兵连追击武工队,并下令拘捕陈俊杰问罪。陈俊杰闻风出逃,偕同亲信门徒小老大荣义信前往北乡荒湖地区周庄镇避祸。

艳梅躺靠在长沙发上伤感得泪水淋漓。她心里并不抱怨大姐,相反,她对大姐怀有一种钦佩和信任交织

的情绪。大姐在家时间不长,但是大姐的言行却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进她闭塞的心房,使她的一颗浑浑噩噩的灵魂躁动不已。四天来她不时为大姐向上苍祈祷,祝福大姐一路平安,顺利到达黄桥。她伤感的是20年零8个月的尊荣生活陡然起了如此的大变化,满眼冷落,满眼凄清,精神失重。大姐带走了女佣吴嫂;胞妹香兰护送母亲回东包镇娘家避风;女佣张妈、厨师赵胖和洋车夫阿三各自回家过节,就连借住正宅西进的城北区三青团区队部爱吵爱闹的三青团员,也锁门回家过节去了。香兰是这个区队的区队长,她是水城中学高中毕业生,读书时加入三青团,是“优秀三青团团员”。十八黄花女,反共急先锋。偌大花园住宅今夜只剩下艳梅自己形影相吊。楼里楼外是那样寂静,不论是室内陈设,窗外月光、树影、桂香,甚至连秋虫的鸣声,都溶化在寂静里。她瞪大一双泪眼茫然望着窗外宝蓝的天空,思维空间塞满无可挽救的孤独感,仿佛坠入一个黑漆漆的深渊,没有声响没有光亮,前无出路后无退路,没有声援没有救助,惟有恐怖和绝望。隔壁储藏室里,一群耗子肆无忌惮地啃啮着什么。那声音真毒,就像几把烧红的铁钳钳夹她的心尖。她从心底深处吐出一声酸楚的叹息。长长的叹息中,升腾起对往昔甜美生活的怀念。

慢性肾炎是富贵病,没有特效良药医治,靠安静休息和高蛋白、多维维生素食物养生保命。她家有钱,父亲曾带着她走遍大江南北就医,病没有治好,只得安下心来在家里静养。她吃遍山珍海味美果佳蔬。不知是高营养食物养生起的作用还是服了偏方汤药产生的效果,

在她 18 岁那年，慢性肾炎的症状居然消失干净。她恢复了健康。父亲为她治病和养病花销的钱财无法计算，正像他作为清水堂堂主收受的彩礼无法计算一样。当然，彩礼时多时少，收入不稳定，但有时却相当丰硕。比如父亲的徒子徒孙们，不知从哪儿不知用什么手段捞到一件古董一幅名画什么的，拿来孝敬帮主，一转手就是一笔偌大的收入。她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开设在北门外东河沿上的米厂和西河沿上的粮行、运输公司。她家的米厂和粮行是水城最大的米厂和粮行；运输公司有两艘货舱和八条大木船，不是水城最大的运输公司，但由于有帮会势力掩护，在水城成为江苏省战时省会之后，运输公司大搞走私贩运，大发国难财，收入相当可观。她家不仅是水城北门外的首富，在全县也是属数得上数的财主。运输公司的两艘货轮也于 12 日夜间破坏掉了，一艘弃在荒湖地区的沙沟镇，一艘停靠在西河沿运输公司的码头上。拆卸下来的发动机部件就隐藏在隔壁的储藏室里。

养病期间，她吃得好、穿得好，却玩得不好。她无兄无弟，芙蓉和香兰在校住读很少回家。流氓头子之家是是非之门，良家女子哪个敢入？她没有女友。安清帮按字排辈，什么清静道德、文成佛法……大通悟学、义勇双全之类。她父亲是通字辈，父亲的徒弟是悟字辈，徒弟的徒弟是学字辈。悟字辈的哥儿们是她的师兄，他们是他们的二师妹，他们都已人到中年或已过中年。比她大两岁的小老太荣义信是个例外，父亲关了山门多年之后荣义信才来投靠清水堂，在她的软磨硬逼之下，父亲

勉强重开山门收荣义信为徒,这已是她病愈一年半以后的事情。学字辈的小伙子是她的徒侄,称她为师姑;义字辈的小伙子是她的孙辈,称她为师奶奶。这是安清帮的帮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姑娘成天被人叫师姑师奶奶什么的,心理上怎能承受得了?在她 18 岁的时候,她取出鸳鸯剑挎在腰间,谁再叫她师姑师奶奶她就拔出宝剑吓唬谁,从此,不论辈分大小都称呼她为二小姐。称呼虽改辈分未改,那些晚辈的青年见到她依然毕恭毕敬,如见尊长。他们和他们之间隔着厚厚一堵墙,她成不了他们的朋友,他们也成不了她的朋友。帮外的青年知道陈家供着一朵美妙绝伦的鲜花,可是谁敢冒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风险在她的窗下逛荡?所以她也沒有男友。养病六年,她的心思主要放在治病和讲究营养方面。她从未丧失过生的希望,从不灰心丧气。她深信病会治好、身体会康复的。倒不是她相信医学昌明或者是对神呀佛呀的迷信,而是她对现实生活怀有浓厚的兴趣。她觉得生存是美好的,自己远远没有活够。她感到自己有旺盛的生命力,死神夺不走她的生命。

“二小姐,今天熬什么药?”女佣张妈细声细语地问。

“二小姐,今天想吃啥?”厨师赵胖奉承地问。

每天她就从回答这两句询问开始一日的生括。然后,她就到客厅里弹风琴,边谈边唱,自得其乐。她弹风琴的技巧并不高明,旋律和伴奏大体凑合。她唱歌的本领比弹琴还差劲,她声带的音质音量很好,喊叫“看剑”什么的倒是滴溜干脆,自有摄人心魄的韵味。可是她唱歌却是左嗓子,音阶不准,五音不全。她弹唱起来,风琴

就和嗓子干仗，互不相让。听了令人爆一身鸡皮疙瘩。你不欣赏自有人欣赏。清水堂的汉子们就爱听她弹唱，他们像在戏院里捧名角那样捧她的场。他们越叫好，她弹唱越起劲，她弹唱越起劲，他们越叫好，有时这种场面热烈得能把屋顶掀翻。这也是一种生活，她热爱这种生活。她时常被捧场的热烈场面所感动，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弹唱的歌曲是从唱片上学会的。她有一台德国西门子手摇唱机，唱片是社会上流行的《桃花江是美人窝》、《何日君再来》、《家花哪有野花香》之类的歌曲；也有一些诸如扬州小开口《十八摸》之类的黄色小曲。水城不叫黄色歌曲，叫荤曲。荤曲唱片不是买来的，而是清水堂的汉子偷来纳贡的。《十八摸》就是从县长李公俭的三姨太杨小霞的公馆里偷来的。这汉子不是为了偷《十八摸》才去作案，而是去偷誉满全城的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瓷窑烧制的一套春宫白瓷茶具的，顺手牵羊捎带偷来《十八摸》。艳梅不仅知道唱片和茶具的来历，而且知道偷窃时的详尽过程和精彩细节。她喜欢这些花钱买不到的“珍品”，更喜欢听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作案的冒险行径。越惊险她越爱听。汉子们往往投其所好，虚构惊险情节以飨艳梅，让她听得头皮发麻、手足发冷、心脏发颤、浑身打哆嗦。她需要这种刺激，这种刺激能给她带来无比乐趣。弹琴唱歌听唱片只占她生活的一小部分时间，大部分时间花在看小说上。这是她精神生活另一个新奇的天地。她既有时间又有金钱，凡是想看而又买不到的小说，她就派人去偷去讹去骗，甚至亲自出马去干这种勾当。在她 17 岁那年，慢性肾炎

将愈之际，她从一本闲书上看到世上有一部叫《金瓶梅词话》的海淫禁书，她来神了。经查，水城有一部明代万历年间木刻善本《金瓶梅词话》，一百回分印 37 集，内有 50 余幅绣像画汇成的一集，全书装在一一只紫檀木木箱里。这部书是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时，县警察局抓鸦片烟犯从一个破落官僚府第中没收的。这部书藏在警察局局长王福贵的公馆里，除李县长有时调阅外，概不外借。即使能借，阅后要还，岂不扫兴。借不如偷，偷不如抢。抢！她的俏丽的面孔上流露出古怪的微笑，那双晶亮的凶狠的贪婪的眼睛睁得很大。她决定亲自出马，在警察局局长这个太岁头上砍上一刀。她陶醉于激情的销魂的惊险的梦境里。她的久已苍白的脸颊燃烧起鲜艳的红霞，两个圆圆的小酒涡在颊肌上的溜溜旋转。她感到浑身是劲，心里洋溢着莫可名状的快活。

九月，趁父亲去周庄镇办事之机，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她身穿男式黑衣黑裤，头裹黑布巾，面蒙黑洋纱，手戴黑手套，腰插匕首和木制手枪，带领四个和她同样装束的壮实小伙子，潜进城里马桥街，骗开警察局局长公馆大门，下了王福贵的手枪，将他家男女老少捆起，堵塞他们的嘴，割断电话线，像江湖惯盗那样从从容容大大咧咧抬走装满《金瓶梅词话》的木箱。其他财物一指未染。此案做得干净利索，滴水不漏。第二天，任它满城风雨，她躲进深闺，紧闭房门，兴会淋漓地阅读《金瓶梅词话》。她虽患病多年，由于不劳不累、保养有方、营养丰富、诸事顺心，更由于青春活力像海潮般旺盛，她发育正常。17 岁的姑娘该具有的体态和心态她都具

有。她胸脯高耸似山峰，嘴唇红润似凝脂、眼波柔媚似春水，怀春之情如破土竹笋，如初绽花朵，她心里闪耀着灿烂奇异的火花。《金瓶梅词话》犹如火上浇油，火花演成熊熊热火，烧得她精神恍惚，坐卧不安。她觉得自己的灵魂附上了邪魔，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兴奋，脑子里填满对男性的欲念。过度的兴奋加重了她的病情，尿液蛋白陡增两个“+”。抢来金瓶梅，平添三分病。悟字辈大师兄、陈记粮行管事周明，从杭州一个江湖郎中那儿得到一帖包医肾虚的偏方：干玉米穗煨汤加红糖，每日早、中、晚各服一碗，连服半年。真神，服药半年，纠缠她六年之久的病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已是1938年的春花烂漫时节。当时，日寇从上海沿江向西进攻，侵占了江苏省省会镇江，省政府迁来苏北水城办公，水城成了江苏省的战时省会。一大批党政军官员及其眷属涌进水城，既给水城带来灾难也给水城带来繁华。年满18健壮如牛春情似火的艳梅怎能不受时尚影响？那些花枝招展生活放荡的官太太官小姐成了她仿效的样板。她那既空虚又躁动不安的灵魂有了新的追求。她烫发她描眉她抹粉她涂口红她染指甲，她戴耳坠她戴项链她戴戒指她戴手表她穿高跟鞋，她今天穿旗袍明天穿西装后天穿花裙，一天一个样。好端端一个天生丽质的女子竟糟蹋成不伦不类的活宝。可她自己却得意非凡，她觉得这就是时髦，这就是海派。你们打纸牌我也打纸牌，你们推牌九我也推牌九，你们打麻将我也打麻将，她学会了赌迷上了赌，通宵达旦，钞票花花往外掏。“小意思，”描得像黑蚕的眉头扬起，红唇一撮，夸夸地吹：

“二小姐不在乎这几个小钱。”你们逛大街招摇过市，我也逛大街呼吆喝六；你们进酒馆吃喝作乐，我也进酒馆摆宴饷客；你们看戏点唱捧小生，我也看戏点唱捧花旦；你们包专场，我就把戏班子叫到家里出堂会。她同她们漂着干。她使她们逊色，她使她们难堪，她像个驱不走甩不脱的魔鬼影子遮掩着她们璀璨夺目的光环。她们委屈，她们嫉妒，她们恼火。一个省官的小姨太终于发出狠话：好个流氓头子的女崽子，再不收敛，看老娘们打折她的狗腿！

艳梅倒不怕她们打折她的腿，而是那句骂话像尖刀刺中她心灵痛处。那年代，在社会上在人们的心目中，帮会和流氓是同义语，帮会头子就是流氓头子。流氓就是流氓，你势力再大家产再富也抹不掉流氓这一遭人蔑视的邪恶形象。她父亲她姐姐她妹妹和她自己，在灵魂深处都烙印着这一羞辱的印记。全家人一听流氓二字就抑制不住灵魂的颤栗。然而，她家已是富甲一方的财主，财主自有财主的尊严感。树怕剥皮，人怕伤心。艳梅躺在床上哭三天。

第四天清早，她下床抹去眼泪，捧出50元一包的两包袁大头，朝客厅里“天地君亲师”中堂之下的香案上一放，叫来学字辈中出名的亡命之徒李阿虎，三言两句把要办的事情向他说，抓起一包袁大头往八仙桌上当啷一掼：“先赏你50，事成之后再赏50。办利索点，办干净点。”

“二小姐，你放心，不出三天，叫那臭娘们吃不了兜着走。”精瘦的李阿虎，两只盯着钱包的狡黠的眼睛射出绿幽幽的贪婪的光。他伸出形同鸡爪、瘦骨嶙峋的手

抓住钱包说：“二小姐，这钱，小的不敢要。”“废话”，她拍着桌子训斥道：“拿起滚。”她厌烦地瞪他一下。

第三天晚上，那小姨太在大光明戏院观看《贵妃醉酒》时，电灯突然熄灭，有人洒她一脸硝镪水。此夜，艳梅美美地睡了又香又甜的好觉，补足了前几夜的欠账。

报了仇，心灵的创伤并没有平复。她心灵的创伤是在上小学时被人刺破的。读五年级时，她和一个男同学发生口角，那男生骂她一句：“你臭老子是个大流氓。”她发疯似的一头向他胸脯撞去，撞得他仰面朝天跌倒在地，后脑壳磕得鲜血淋漓。从此，一种难忍的羞辱感裹住她的灵魂直到小学毕业。

养病期间，她听到的尽是溢美之言，再也没有听到过那种刺心的话，久而久之，羞辱感逐渐隐入潜意识。这次伤疤被挑破，心理又失去平衡，她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兴趣再出门去争面子出风头。她又回到《桃花江》和《十八摸》，《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西厢》、《牡丹亭》，《金瓶梅》和《啼笑姻缘》的天地里。

20岁的陈艳梅，生理和心理已成熟得像坠枝的苹果，开放的玫瑰，像涨满春水的池塘，她又成天泡在古典的荒唐的言情的黄色的文化氛围中，无人管从教坠，怎生了得。她渴望得到一个年青英俊漂亮男人的抚爱。

1940年1月10日她过20大寿的那一天，她结束了那种自我折磨的生活。她把她的美丽、青春、情感全都倾泻到一个远方来客的身上。

第2章 钟情力挽江南客

早晨,东方升起一轮新鲜的红太阳,从南方微微吹来一阵暖和的小风,天空褪去肃杀的外衣,空气湿润而温和。这是一个晴朗温暖的冬日。陈宅后花园积雪无声消融,枯黄的草坪上闪烁着无数晶亮光点。红梅怒放,一片殷红,阵阵馨香,耀眼醒神,生机勃勃。陈艳梅立在一株繁花如云的红梅树下,仰脸欣赏梅花斑斓色彩,嗅吸梅花清甜芳香。她心情愉悦,两个酒窝像两朵梅花红艳艳地浮泛着甜意。今天是她20周岁诞辰,喜庆的日子,她穿戴一新。那件紫红缎貂皮长旗袍在阳光照耀下眩人眼目;短筒半高跟黑皮鞋擦得锃亮,反衬出脚边的残雪惨白得怵心;海派烫发卷曲得犹如头戴黑色羔皮帽;颈套金项链,项链上系着一把玲珑赤金锁;两耳悬挂镶嵌着红宝石的金耳坠。项链和耳坠是父母亲赠送的生日礼品。这身装束中西合璧,她感到华丽入时,心里十分得意。“二小姐——”女佣吴嫂从客厅后门口向花园走来。吴嫂年约三十,粗短身材,身穿黑布棉袄裤,黑红的方脸上布满鱼尾纹,一脸忠厚。艳梅瞟她一眼,没有吱声,又仰脸欣赏梅花。她采下一支开着七八朵梅花的梅枝,漫不经心地放在端正而微翘的鼻尖下悠悠晃晃。

“二小姐,”吴嫂走到她的身旁说,“客厅里来了个生客。”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子,虽看不惯艳梅的虚浮